



马雅可夫斯基 与莉丽·布里克： 伟大的书信爱情史

[俄罗斯] 玛格丽特·斯莫罗金斯卡娅 著
(Маргарита Смородинская)
徐琰译 曾思艺校



Маяковский и Брик. История
великой любви в письмах

 黑龙江出版集团

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



马雅可夫斯基 与莉丽·布里克：


伟大的书信爱情史

【俄罗斯】玛格丽特·斯莫罗金斯卡娅 著

(Маргарита Сморолдская)

徐安琪 曾思之 校

藏书
Маяковский и Брик. История
великой любви в письмах

 黑龙江出版集团

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

版权登记号：08-2016-021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马雅可夫斯基与莉丽·布里克：伟大的书信爱情史 / (俄罗斯) 斯莫罗金斯卡娅著；徐琰译。—哈尔滨：黑龙江教育出版社，2016. 1
ISBN 978-7-5316-8501-2

I. ①马… II. ①斯… ②徐… III. ①马雅可夫斯基, F. F. (1893~1930) —书信集
IV. ①K835.12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029053号

Маяковский и Брик. История великой любви в письмах

by Маргарита Смородинская

Copyright ©2014 by Algoritm publisher, Moscow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 2016 by Heilongjiang Educational Publishing House

The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through Righttol Media

(Email: copyright@righttol.com)

All rights reserved

马雅可夫斯基与莉丽·布里克：伟大的书信爱情史

MAYAKEFUSIJI YU LILI · BULIKE: WEIDA DE SHUXIN AIQINGSHI

选题策划 王春晨

作者 [俄罗斯] 玛格丽特·斯莫罗金斯卡娅 (Маргарита Смородинская) 著

译者 徐琰译 曾思艺校

责任编辑 宋舒白 王春晨

装帧设计 冯军辉

责任校对 周维继

营销推广 李珊慧

出版发行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(哈尔滨市南岗区花园街158号)

印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新浪微博 <http://weibo.com/longjiaoshe>

公众微信 heilongjiangjiaoyu

天猫店 <https://hljjycbsts.tmall.com>

E-mail heilongjiangjiaoyu@126.com

电话 010-64187564

开本 880 × 1230 1/32

印张 11

字数 240千

版次 2016年6月第1版 2016年6月第1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5316-8501-2

定价 42.00元

目 录 / contents

前 言	001
书信体小说	051
结 语	327

前言

“您知道吗？小提琴，
咱们俩非常相像：
我也喜欢
大声嚷嚷——
可就是什么问题也说不清！”
乐师们取笑我：
“你可真行！
来找木制的未婚妻！
还真是好脑筋！”
这些人——我可瞧不起！
我——是个好小伙子。

弗·马雅可夫斯基《小提琴也有些神经质》，1914年（В.Маяковский. Скрипка и немножко нервно, 1914 год）

弗拉基米尔·马雅可夫斯基（Владимир Маяковский）和莉丽亚·布里克（Лиля Брик）的爱情故事是一段奇缘，激发起无数人的好奇心，也让许多人困惑不解，未解的问题永远多于答案。人们曾用无数的修饰词来给他们的爱情作注：荒唐、不正常、病态、疯狂和淫荡，诸如此类，不一而足，可是这一切都没有影响他们爱情的甜蜜！也许，正是因为有莉丽亚·布里克的爱，马雅可夫斯基才得以写出这些杰出的诗篇。要知道，他们相识之初，马雅可夫斯基几乎所有诗篇都是为她写作并献给她的，他们之间的关系远非世人所理解的那么简单。正是这种所谓的“病态的”关系

成就了马雅可夫斯基，使他的诗歌创作与个人生活熠熠生辉。他诗歌语言的极大表现力让一代又一代的读者赞叹不已，人们好奇，想知道诗人想象力如此丰富的源泉到底在哪儿？莉丽亚·布里克无疑就是那针兴奋剂，只有她能让马雅可夫斯基激情澎湃、才思如泉涌。

我常常沉思，假如不是莉丽亚·布里克，还会有什么样的女人能够成为马雅可夫斯基的精神鼓舞者？那种为人随和、谦让、顾家，从不给他出难题，时时处处都尊重他的意见、与他保持一致的女人可以吗？毫无疑问，不可以。马雅可夫斯基和这种女人在一起，能够感觉到的只是舒适与安逸，而他需要的是激情。关于这一点，马雅可夫斯基自己就曾经说过。诗人所理解的爱情是交织着不安、猜忌与忌妒的痛苦的感觉，而这种感觉只有莉丽亚可以给他。在马雅可夫斯基的私人生活中，我们会关注所有对马雅可夫斯基产生影响的事件，而这些事件的主角就是莉丽亚。正是因为她的存在，马雅可夫斯基才能成为一位伟大的诗人。

阅读弗拉基米尔·马雅可夫斯基和莉丽亚·布里克往来的信件时，我常常会为这个女人的行为感到愤怒。她怎么能如此对待马雅可夫斯基：紧紧抓住马雅可夫斯基不放，对他严格控制？许多马雅可夫斯基研究者都这样论述他们的关系，说莉丽亚一直把他束缚在自己身边，靠他的名誉生存，也正是因为马雅可夫斯基她才获得永生。是啊，假如她不是马雅可夫斯基的缪斯，怎么会有人想起她呢？她本人从未做出任何可以让世人记住她的事情，但是后人对她的评述一点儿也不少于马雅可夫斯基。当她遇见马雅可夫斯基，和他产生这样一段奇缘，她是否能够预见如今这样一种结果？当然，能。只不过，她最初与诗人结识的真正动机对我们来说依然是个谜，她本人也没有在任何一本私人日记中提及。莉丽亚活到74岁，生前出版了几本书，还留下了大量的访谈录、日记和回忆录，但是藏在内心深处的感情却从未吐露过，我相信，这个女人是把它带走了。

20世纪初社会上正盛行爱情实验，即便在这种背景下，莉丽亚、

奥西普^① (Осип) 和马雅可夫斯基的三角关系仍被视为是病态的、有伤风化的。莉丽亚的母亲虽说早已习惯了女儿的叛逆，却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这一现实，她始终不承认他们的这种结合。

莉丽亚和马雅可夫斯基相识时已经结婚，但这没有妨碍他们之间产生爱情。他们三人还共同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。

毫无疑问，莉丽亚·布里克和弗拉基米尔·马雅可夫斯基都有与众不同的个性，他们从不隐藏自己对异性的真实情感，他们的爱情观是自由的，是不受任何约束的。马雅可夫斯基就曾因为自己放荡不羁的行为被世人指责为厚颜无耻。也许，这一点才是他在女人身上只赢不输的砝码。莉丽亚热衷于追求性自由，在那个时代这也不足为奇，当时正进行性解放运动。20世纪初整个社会对性的态度是自由的，根据一位作家的描述，一群有教养的女士谈起一段爱情奇遇，就像谈起“一次邂逅”，或者像谈起“刚用餐的那个饭店的菜单”一样，毫不避讳。

有一次，当莉丽亚和奥西普去土库曼斯坦时，顺道去了一趟撒马尔罕妓院。莉丽亚在这次经历后曾经这样写下自己的感受：

整条街被五颜六色的灯照得通透，露台上坐着许多女人，大部分是鞑靼人，她们在弹奏各种乐器，好像有曼陀铃和吉他。这里很安静，没有喝醉的人。我们碰上这儿最出名、最优雅的姑娘，她和老母亲生活在一起。在她的卧室里，低低的天花板下拉着几根绳子，绳子上搭着她所有的衣服。屋里的一切都是东方风格，只有房间中间摆放着一张镀上镍的西式双人床。

她以萨尔特的方式接待我们：低矮的桌子上摆满了水果和甜点，各式各样的甜点被分装在不同托盘中，并沏了一壶绿茶。乐师们走了进来，在乐谱后坐定便演奏起来，而我们的女主人随着乐曲翩然起舞。她的裙子是灰色的，拖到脚跟，袖子很

^① 全称为奥西普·马克西莫维奇·布里克(1888—1945年)，莉丽亚·布里克的丈夫，“诗歌语言研究会”成员，文艺评论家。——译者注。



弗拉基米尔·弗拉基米罗维奇·马雅可夫斯基，1912年。

长，看不到手，领口紧扣。裙子里什么也没穿，轻微摆动光溜溜的身体便若隐若现。

当时奥西普正在军队汽车连服役，莉丽亚平日里很寂寞，就成天在城里闲逛。

有一次闲逛，她碰到两个来自莫斯科上流社会的年轻人，便和他们一起去了轻歌剧院，后来又一起在餐馆里用餐。大家喝了很多酒，莉丽亚喝醉了，便给他们讲起和奥西普一起在巴黎一家妓院所遭遇的情形，两个同伴提议让她见识一下彼得堡类似的事情。第二天早晨醒来时，她发现自己躺在一张大床上，房间的天花板上都是镜子，地上铺满地毯，窗帘是卷着的——原来，她在药房胡同出了名的幽会场所过了一夜。她匆忙赶回家，把一切都告诉了奥西普。奥西普平静地说：“她应该去洗个澡，然后把这一切都忘掉。”^①

奥西普性情温和，他能够心平气和地对待自己妻子的过去，也能够容忍妻子与别人的露水之情。可是这件事如果发生在马雅可夫斯基身上，恐怕就不会这么简单了，他妒意十足。在1915—1916年所作的诗中，字里行间流露出的都是被忌妒侵蚀的痛苦感受。

В.В. 卡塔尼扬(В.В. Катанян)^②在自己的书中这样写莉丽亚·布里克：

有一次，马雅可夫斯基请求莉丽亚给他讲讲她结婚的那个晚上发生的事，很长时间她一直拒绝，但终究拗不过他的坚持，她投降了。她明白，不应该给他讲这些，但是无法抗拒他的固执。她想象不出，他们对他们相识之前发生的事情会产生什么样的忌妒

① 鲍·杨戈弗里德(Б. Янгфельдт)：《我：很少为自己》(Я—для меня мало)，2012年。

② 瓦西里·瓦西里耶维奇·卡塔尼扬(1924—1999年)，莉丽亚·布里克的遗嘱执行人，她的珍贵档案(包括来往的文件和私人信件等)均由他保管。——译者注

心理。他几乎是扑出房间的。他跑到街上，号啕痛哭。后来，像往常一样，他在诗中表达了自己这种失魂落魄的情绪。

不，

这不是真的。

不！

难道会是你吗？

亲爱的，

为什么，

究竟是为了什么？！

好吧——

我来过，

我送了鲜花，

可是我并没有从抽屉里偷走银制的勺子！

我悠闲地走下五楼时，

天色还未暗。

风吹着我的脸颊，火辣辣地疼。

街道上尘土滚滚，

刺耳的叫声、粗鲁的笑声，

还有淫荡的喇叭声在空中回荡。

面对着混乱不堪的首都，

古老的圣像——

面容严厉。

在你的身体里——

心脏

就像在弥留之际那样——

一天天

死去。

在粗暴的杀害中你的手没被弄脏

你

只是低垂着双手。
“在柔软的床上
他
吃着水果，
端起床边小桌上摆放的葡萄酒。”
爱情啊！
只有在我的回忆中
才会出现你！
别再愚蠢地装模作样！
等着瞧吧——
我要把傀儡的面具扯下，
我要做，
伟大的堂吉诃德！

摘自诗歌《致所有的人》(Кo всему)，诗歌被收录在1916年8月初出版的小标题为《诅咒》(Анафема)的作品集《射击手》(Стрелец)中。

弗拉基米尔·马雅可夫斯基和莉丽亚·布里克都是极易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人，他们以自己的魅力为人们所喜欢。

索尼娅·沙姆德吉娜(Соня Шамардина)曾经这样描述马雅可夫斯基，她和马雅可夫斯基相识在1913年，当时马雅可夫斯基只有20岁。

他个头高大，身体强壮，自信，俊朗。他很年轻，肩部有些棱角，肩膀时常歪侧着——一侧突然就会高于另一侧，但总的来说是个膀阔腰圆的大个子。

嘴巴很大，很有男人气，嘴里总是叼着一支烟，烟会不停地从嘴的一角转到另一角。偶尔，嘴角会挂着一丝微笑。

他的那些龅齿丝毫没有影响到我对他的印象。相反，我觉得，这恰好能更好地表现出他的内心状态、他“自己独有的美”。

特别是当他面对那些喜欢围观丑闻的低俗观众时，他会表



我的灵魂里没有一丝银发，
也没有老年人独有的温情！
我以洪亮的声音震撼世界，
我来了——英俊倜傥，
我才二十二岁。

——《穿裤子的云》（Облако в штанах）

现出蛮横无理而又轻蔑的态度来朗诵他的诗歌《终究》(А всё-таки)、《您怎么能?》(А вы могли бы?)。那时的他显得真潇洒。有时他会问：“我很漂亮，对吗？”

他时常穿一件暖色调的黄色上衣，另外还有一件是黑黄相间的条纹图案的上衣。一条裤子前面看着很光鲜，后面却磨烂了，裤边是破的。他的手时常揣在裤兜里……

他喜欢自己的嗓音，常常为自己朗读诗歌，每当此时，他总觉得很满足。“我的声音很好听，对吗？……我将用我嗓音的天鹅绒为自己缝制一条黑色的裤子”……马雅可夫斯基的嗓音总是那么浑厚、特别、极富感染力。

玛利亚·尼杰弗诺夫娜·波尔留克^①(Мария Никифоровна Бурлюк)是这样写马雅可夫斯基的，他们相识于1911年9月：

多年来，马雅可夫斯基的形象早已为人们所熟悉。他穿着黑色天鹅绒短上衣，脖子上系着黑色软绸领带，蓬乱的蝴蝶结，口袋永远是鼓鼓囊囊的，里面塞满了香烟和火柴。

马雅可夫斯基是个高个，略微有点含胸；手掌很大，天气寒冷，手冻得又红又肿；一头浓密的黑头发，剃光头是后来的事；脸色发黄、大嘴巴、厚嘴唇，喜欢吃果酱，喜欢抽烟；谈话时下嘴唇总是往左撇，显出一副嘲弄和不屑的神情。那个时候他的牙齿已经不白了，没有‘年轻人应有的健康美’，张口说话或微笑时便露出那些褐色的被腐蚀的蛀牙，因而马雅可夫斯基的双唇通常都是紧闭的。

他性格果敢、坚定，不喜欢妥协。在那个极端贫困的年代，诗人嘴角时常有一些白色的燎泡，他总是为传染性口角炎所困扰。

^① 玛利亚·尼杰弗诺夫娜·波尔留克(Мария Никифоровна Бурлюк, 1894—1967年), 钢琴家, 出版者及收藏家。大卫·布尔柳克的妻子。——译者注

此时的诗人还是个18岁的少年，头总是倔强地高昂着，似乎随时都在准备不顾一切往前冲。他勇敢、乐观豁达、不服输，面对市侩的小人，他会表现出极大的轻蔑与傲慢，会让你感觉和他相处——似乎只要他一踏上船舷，你就会掉入河里，游向未知的彼岸。

人们（包括后世的人们）是否喜欢弗·马雅可夫斯基，这很难说……但是可以肯定的是，那些了解他、能读懂他的诗歌、能揣摩他的心思、领悟到他诗歌巨大感染力的人们一定热爱他。只是具备这种能力的人不会太多，因为马雅可夫斯基的作品不是“轻而易举”就能读懂的。

少年马雅可夫斯基热爱人们要远胜于人们对他的热爱。

而莉丽亚的妹妹艾尔莎^①（Эльза）是这样描述她的姐姐的：

她的嘴巴很大，牙齿整整齐齐的，很好看，皮肤很有光泽，这光泽像是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。她身材很好，很优雅，腿很长，脚却很小巧，可以说，她身体的每个部位都长得恰到好处，令人骄傲。她从来不避讳自己喜欢光脚走路，她天性无拘无束。再后来，她每次准备去参加舞会时，我和妈妈总喜欢在一旁看她梳妆打扮，看她穿内衣、长筒丝袜、银色的鞋子，再穿上那件四角镂空的浅紫色的连衣裙。每当这个时候，我总是兴奋得说不出话来，只是一个劲地看着她。

芭蕾舞演员亚历山德拉·多林斯卡娅（Александра Доринская）1914年见到的莉丽亚是这样的：

中等个头，瘦瘦的，有点柔弱，很有女人味。头发梳得很

^① 艾尔莎·特里奥莱（Эльза Триоле，1896—1967年），莉·布里克的妹妹，法国作家，翻译家。龚古尔文学奖获得者，路易·阿拉贡的妻子。——译者注

光滑，中间略偏有一条直直的发缝，头发分梳到后脑勺，低低地绾成一个发髻。头发是那种自然的金色，使人很容易想起那首赞歌……“棕黄色的头发”。她的眼睛——是褐色的，目光柔和善良；特别醒目的是嘴巴，很大，唇形勾画得很突出、很漂亮，笑的时候便露出一排整齐洁白的牙齿，让人感觉愉悦舒适。她的手纤细白净，是典型的女人的手，手上除了一枚婚戒之外并无其他饰物；脚也是小巧玲珑，穿着精致有品位。从她的整体打扮来看，毫无疑问，她擅长将时尚与自己的个性喜好相结合，从而找到适合自己的风格。莉丽亚的外表能勉强被称为缺陷的也许就是她的头略微有点大，脸的下半部显得有些笨拙，但这也可能恰巧就是她可爱迷人的地方，尽管她的外表离传统意义上的美还有很大差距。

一个有趣的事实可以说明莉丽亚·布里克那令人难以置信的迷人力量。1924年，在基辅的马雅可夫斯基和一位叫娜塔莉亚·良波娃(Наталья Рябова)的女孩产生恋情。很自然，这个姑娘对素未谋面的莉丽亚·布里克怀有某种敌意。马雅可夫斯基自杀后，娜塔莉亚·良波娃认为莉丽亚·布里克是诗人不幸的罪魁祸首，不打算和她有任何往来。可是在整理诗人的作品集时，她碰到了难题——她不得不和莉丽亚打交道。尽管第一次会面很平淡，但初次见面后娜塔莉亚却为昔日情敌的魅力所吸引，直到生命的终了，她们都是好友。娜塔莉亚·良波娃后来还将自己为马雅可夫斯基写的回忆录献给了莉丽亚。

加琳娜·卡塔尼扬(Галина Катанян)在1938年被丈夫抛弃，丈夫离开她完全是为了莉丽亚，她是这样描述莉丽亚·布利克的：

第一次见到她时，我23岁，那时她39岁。

那一天正赶上她抽搐发作，她的嘴里咬着一把骨制的勺子，为的是防止牙齿打战造成损伤。初次留下的印象就是古怪，要知道那时的‘太太’都保养得很好，穿着讲究文雅，而

她——我的天呐——她可一点儿也不漂亮！头非常大，有点驼背，还在可怕地抽搐着……

可是一秒钟之后眼前的一切就让我完全摸不着头脑了。她冲着我微笑，整张脸都洋溢着笑容，从里到外散发着光彩。现在我看见的嘴巴非常可爱，厚厚的扁桃状的绯红嘴唇，眼睛形状像核桃仁，看着你时目光炯炯有神，很温和。优雅的手，小巧的脚。浑身上下不是金黄色就是白里泛红的绯红色，很迷人。

她是那种‘第一次邂逅就会被其美妙所打动’的女孩，列夫·托尔斯泰（Лев Толстой）曾经在自己的信中这样描述过一个人：

假如她想俘获某人的心，她轻而易举就能办到。几乎所有人都会喜欢她——年轻的、年老的、女人、孩子……这是她与生俱来的本领。

她也喜欢……

我曾经非常喜欢她。

再后来就是忌妒，似乎女人就只是会忌妒女人。

为了让你们更好地理解莉丽亚对男人到底有多大的魔力，我又引用了她同时代的几位男士说过的一些话，一位同时代的人是这样回忆她的：

只要愿意，她能表现出不一样的性格特点，她可以是忧伤、聪明而温柔的，也可以是任性、傲慢、虚荣和反复无常的。

尼·普宁（Н.Пунин）在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载：

1920年5月20日

莉丽亚·布里克

她兴奋不停地转动双眼，眼睛大而明亮，情绪显得很激昂；红嘴唇、黑眼皮，脸上表现出的神态既甜美又蛮横无礼。她



莉丽亚·尤里耶夫娜·布里克 (Лилия Юрьевна Брик), 1914年。